

言青
——
著

蜜月 红豆

红豆虽然生在南国，
但它的灵魂遍布世界。
我，只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灵魂，
在寻找真爱的路，在撞击幸福的门。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蜜月 红豆

言青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蜜月红豆 / 言青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190-0184-1

I . ①蜜… II . ①言…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190856号

蜜月红豆

作 者: 言 青

出版人: 朱 庆

终审人: 朱彦玲

复 审 人: 刘 旭

责任编辑: 王 萌

责任校对: 郝媛媛

封面设计: 中尚图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47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wangm@clapnet.cn

印 刷: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450 千字

印 张: 25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0184-1

定 价: 39.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6
第三章	029
第四章	042
第五章	061
第六章	072
第七章	090
第八章	108
第九章	128
第十章	143
第十一章	160
第十二章	181
第十三章	203
第十四章	218
第十五章	228
第十六章	252
第十七章	268
第十八章	295
第十九章	317
第二十章	351
第二十一章	364

第一章

飞机像一只盘旋在空中的雄鹰，发现了久已渴望的猎物，一个坚定的俯冲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

孟成贤在心里庆幸着，终于可以告别沉闷的机舱了。他推了推依在肩上的新婚妻子。“安静，醒醒吧。到了。”

安静懒懒地睁开眼睛，看了看周围，又看了眼身边的丈夫。“好累啊。”此时的他们依然没有摆脱在北京那两日游玩的疲惫。

当双脚踏在上海这片充满梦幻的土地，两人禁不住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这是他们蜜月旅行的第二站，繁华的大都市连空气也是别样的诱人。他们手挽着手，四目相视，脸上浮现出幸福的笑容。

“我们去坐地铁吧。”走出机场出口，孟成贤提议道。

“不。”安静撒娇地依到他身上。“老公，这么晚了，地铁应该没有了。我们还是坐出租车吧。”

孟成贤：“地铁很快的。”

安静还是坚持道：“不。老公，我们还是坐的士。那样就我们两个人，多好啊。”

“好吧。就坐的士。”孟成贤顺从她，拖着行李箱，来到出租车站口。没等多久便上了车。

司机是位喜好言谈的中年男人：“二位去哪里啊？”

孟成贤：“福祥路 1158 号，幸福大酒店。”

司机：“看得出来二位是出来旅行的，对吧？”

孟成贤：“师傅，您说对了一半。我们是旅行结婚。”他把最后那两个字说得很重，像是在表明他此刻的幸福。

“啊。好啊。祝你们新婚幸福，旅途愉快。”

“谢谢。”孟成贤虽然感到疲劳，但也不乏交流的兴致。“现在最希望的就是快些到达酒店。这两天在北京一分钟都没有停下来。北京真是太美了，那些名胜古迹太吸引人了。我感觉再有一个月也看不完，看不够呢。真是太累了。”

司机：“这样你们的旅行才显得更有意义嘛。也才会让你们终生难忘。”

“是的。的确是终生难忘。”孟成贤说着，亲昵地吻了一下安静的额头。

司机：“愉快是应该的，但车速不能太快，安全第一。对吧，小老弟？”

“是是是。”孟成贤一阵点头。“师傅，您是老司机了吧？”

司机：“是的。我开出租已经二十年了。这条路我也跑了二十年。在我的记忆里，这条路还没出过什么交通事故呢。”

“打住打住。师傅，凡事不能念叨。有些人和事是经不住夸的。”孟成贤一本正经地说。

司机笑了。“看你年纪轻轻的还蛮迷信。”

孟成贤也有些不好意思。“只是听到有这样一种说法。”

司机爽快地：“好啊。只要对人有好处，我也信，以后不随便说了。”

等出租车到达幸福大酒店时，大厅里正好响起零点的钟声。

安静进了房间便匆匆洗了个澡，一头钻进被窝，此时的她只希望能迅捷地沉入到没有梦的睡眠里。

而随后钻进来的孟成贤把脸贴了过来，手又开始在她的身体上抚摸。

“亲爱的，求求你了。让我睡一个好觉吧。等到我醒来，你要怎么样都行。”安静抓住他那只图谋不轨的手，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哀求道。

“亲爱的，我太爱你了。”说着，孟成贤将那个诱人心魄的吻粘在她的嘴唇上。

“亲爱的，我们的蜜月长着呢。你别在刚开始的时候就累趴下了。”安静好不容易移开他的脸，长喘一口气。“我保证除了今晚，我一生的时间全部都给你。”

“我只要你现在给我十分钟，好吗？”孟成贤一副如饥似渴的样子。

“不行。如果你真的爱我，疼我，就让我好好地休息一下。”安静板起脸来，佯装生气地对他说。

“那好吧。为了表示我对你的爱，为了我们这次蜜月旅行的甜蜜，我只好牺牲今晚这截好时光了。”孟成贤冲她做了个鬼脸。“但是，从明天起，我就可以随心所欲了吧。”说到这儿，他一阵得意，回到自己的被窝里。

安静好像生怕他再反悔似的，在他刚一离开的瞬间便睡着了。

孟成贤还沉浸在不能自拔的新婚喜悦之中。过惯了出差生活的他，对于陌生的环境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只是这次与以往任何一次出差都有着巨大的不同。看着身边睡梦中的安静，他禁不住伸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她的脸。记得安静刚进公司时，干的是文员工作。那时，由于业务部门有许多宣传之类的文件需要打印，孟成贤这个业务部主管，跟她也就有了许多接触的机会。时间久了，彼此便有了好感，很自然地开始了秘密来往。因为公司规定，内部员工不许谈恋爱。所以他们的约会都是在非常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等到他

们宣布结婚的消息时，公司所有人目瞪口呆。老总赵松江尽管被这惊天动地的消息弄得不知所措，但看在二人平时的表现上，还是网开一面，特批了从未有过的十五天婚假。但他们心里清楚，从那天起，两个人中必须有一人离开公司。孟成贤作为公司业务主管，几年来的业绩直线上升，是老板极力要挽留的人才。所以要走的人只能是在文员职位上的安静。虽然处于热恋中的她，希望能与爱人朝夕相处。但为了孟成贤，她只能牺牲自己了。

“老公，你留下来好好干吧。我先待在家里为你生一大堆孩子，再出去找赚钱很多很多的工作。我协助你一同把咱们家的幼儿园办得很大很大、很好很好。”安静虽万般无奈，却还对他如此这般手舞足蹈、绘声绘色地表演了一番。

有一个安分守己的妻子，有一份安稳顺心的工作，有一份心满意足的收入——这便是孟成贤人生的最终目标。现在这些目标眼看着在一一实现。从今以后，我要更加努力地挣钱，享受我们未来的生活。他这样想着，长舒了一口气。上海是他们新婚旅行的第二站。想着明天要去的几个景点，他不知先从哪儿开始。最好还是请位导游，这样会节省许多时间。他这样想。在这里也只有两天的时间，安静喜欢上海，这里是许多人创业圆梦的地方。但这里没有海，在飞机上她一再强调，下一站先不去西安，先带她去秦皇岛看大海。

“好的，就去秦皇岛。”他顺从地答应了她。他喜欢她对自己那副撒娇的样子，那样他觉得自己很强大。但他明白这样临时性的改变旅行路线，会浪费许多时间和金钱。但他不在乎。因为他爱她，只要她高兴，只要他能够做到，总会无条件顺从。想到与安静的情感经历，他心中又升起一阵甜蜜。安静是位温柔体贴、通情达理的姑娘，这是他最为喜欢的女性类型。所以他们的恋爱过程充满了浪漫与柔情，少有纷争与波折。对于安静的父母他也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关怀备至，孝顺有加。对于眼前的一切，他是那样的心满意足。这种状况也是这些年来少有的。再加上工作上的顺利，让他深深地体会到家合万事兴的道理。等到安静再生个一男半女，那日子该有多好啊。怀揣着这份幸福，他喜滋滋地闭上眼睛，进入梦乡。

一阵紧促的敲门过后，这对新婚夫妇终于从梦中惊醒过来。那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十点钟。

“杨小洋？！你怎么来了？”打开房门，看到面前站着的这位不速之客，孟成贤大吃一惊。

杨小洋与孟成贤同在公司业务部。他们是最好的搭档。杨小洋比安静晚来公司两个月。他虽然忙于业务出差，但只要一回到公司，也总是喜欢围着安静转。等知道安静与孟成贤的关系时，他在心里懊悔了很久，他后悔当初

没有果断地下定决心去追求安静。

“哎呀。孟经理，我的贤大哥啊。你们怎么就不开机呢。临走时老板是怎么交代你的，你忘了吗？不是告诉你要二十四小时开机的嘛。我真的快要崩溃了。真恨不能把你们的电话砸得粉碎。幸亏我知道你们预订的酒店名称。否则，只能报警了。”

“坏了。我们昨天下飞机之后忘记开机了。”听到他的这番埋怨，孟成贤一拍脑门。“可是，你不在家为我们准备婚宴的事，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发生什么大事了？”

“对于咱们公司来讲，这就等于是发射航天卫星一样的大事。”杨小洋向安静打了个招呼，表示了歉意之后，便接着孟成贤的话说。“你们的婚宴我已经准备好了，还有婚庆公司我们都订好了，只等着你们回去充当主角了。”

“那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孟成贤为杨小洋到上一杯水，递到他手上。“到底什么事，快说吧。”

“大事，好事！”杨小洋一本正经地说：“澳大利亚联手公司改变态度了，同意与我们进行第四次谈判。”

“真的？！”听到这话，孟成贤惊喜得差一点跳到桌子上。“联手公司愿意进行第四轮谈判了，他们终于改变主意了。这可真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绝处逢生啊。”他兴奋得妄忽所以。

“是啊。但这次给我们的时间很紧，只有五天。谈判地点也选定在澳大利亚联手公司进行。”

“只有五天？他们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想给我们有丝毫的准备吗？还是故意提出这样苛刻的要求，从时间上、从气势上把我们击败？”孟成贤像一只受到了刺激的公牛，情绪高涨起来。

“我们分析也是这样。但老板的意思是尽量争取，有一点希望也不要放弃。哪怕这次彻底失败，也就当是为了奖励我们俩这几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出国旅游一趟吧。”杨小洋也是兴奋异常。“老总向我承诺，如果这笔生意我们能够把它拿下，公司将对你我二人每人奖励100万。”

“100万？！”安静大张着嘴，惊讶地看着他们。

“这还算多吗？”孟成贤看到她这副样子，亲昵地扭了下她的脸蛋。“要知道，这单生意谈成，公司就会有几千万的进账，而且还是连续五年呢。我们的老板大人才是赚大发了呢。”

“是啊。所以我临来时，赵总拍着胸脯对我传达了他的决定。”

“行。有老板这句话就行。什么时候走？”孟成贤问。

“现在。”

“什么，现在？！”孟成贤又是一惊。而后禁不住看了一眼身边的安静。

杨小洋：“是的。已经过去一天了，从现在算起还有四天的时间。路上还要去掉两天，这样他们允许的期限只有一两天了。你的护照和旅行箱我都给你带来。这些东西由公司统一管理真的是很科学呢。机票我也订好了，十二点的飞机，你现在就得跟我走。再晚就来不及了。”说到这，他又看了安静一眼。“新嫂子，真的很抱歉，扰了你们的蜜月。不过老板说了，这次谈判讲的是速战速决。不管成与否，占用你们的时间，还有因此而受到的经济损失，全都给你们补上。让你们轻松、幸福地将蜜月进行到底。”

“照这样说来，我也不用回去了。我就在这里等着你们。”安静看着孟成贤的脸，不无遗憾地说。

“行。你就在这里等着我们胜利的好消息吧。这次的谈判在时间上不会长，因为上三轮的谈判把该谈的都已经谈透了。这次去主要应该是合同的签订了。”孟成贤麻利地穿戴完毕，胸有成竹地说。

“但愿如此。”杨小洋也满怀信心。“如果谈成了，得到了100万，你打算干什么？我一定先买辆车。你呢？和我买一样的吧，省得你总说我要向你学习。这下就给你来一个平等相处。”

“我倒觉得不必买车，天天坐你的车，这样相处起来就更融洽了。”孟成贤逗趣地说。

“新嫂子，你看你嫁的这个老公多抠门，多么爱占小便宜啊。”看到孟成贤收拾完毕，杨小洋知趣地站起身。“我到门口等着，就不观摩你们的亲密告别了。”

等杨小洋离开，这对新人一下子拥抱在一起。

“对不起，老公，要知道今天会有这样的事发生，我昨天一定给你要的那个十分钟。”安静将脸贴在他胸前说。

“不。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对不起，我的好老婆。我不该在新婚蜜月离开你。但为了今后能够更好地爱你，为了今后我们更加幸福，我暂时离开你几天。等到我回来时，再继续我们甜蜜的旅游。”他用那双满是爱意的目光深情地望着她。

“好的，亲爱的。我的一生都由你支配。我的一生都属于你。”说着，她的眼泪便聚满了眼眶。

“亲爱的，不要难过。蜜月的插曲会很短，但我们的蜜月会很长，那是我们一生的时间。高高兴兴地等着我回来。”他双手捧着她的脸，又是深深的一个吻。“记住我的这些话。”

安静使劲地点点头。

孟成贤像是怕离开的决心有所动摇，毅然转身向门口走去。

孟成贤走了，房间里顿时显得空荡荡的，就像安静此时的心里。这样一来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睡觉了，但她却没有了一丝的困意，也提不起一点食欲。索性去逛街，可到了商店里还是感到百无聊赖。当然，世上没有一个人的蜜月，也没有只剩新娘的旅行。她不想太早地回到酒店，便在一个大型超市里，晃晃悠悠地转了好一阵。因为实在不知道自己想要买点什么，她的情绪便更加低落了。与其这样瞎转，不如回去睡上一觉。于是，她转身朝电梯走去。

恰在这时，一件风衣锁住了她的视线。这是一件米色的风衣，超大的青果领将整个肩部遮盖起来，像个贵妇的披肩。胸前一道细密的皱折，隐藏了几多欣喜和浪漫。几道长长的省明快地将腰部收出，配上一条宽宽的腰带，更显出女人的窈窕与妩媚。安静仰视着高高在上的模特，不禁想象着自己与之完美的匹配。当然，这件衣服无论颜色和款式，都是最为适合自己，也是自己最为心仪的。她自信这衣服的尺寸不用试也应很合体。那一刻她在想，这也许就是为了对我这点失意的补偿吧。

她顾不上许多，急切地走到模特面前，冲着那位销售员喊道：“服务员小姐，请把这件衣服拿给我。”与此同时，她听到了一位男子说出同样的话。

她惊讶地转过脸来，与那人诧异的目光不期而遇。他们的手都被这样的巧合固定在模特前。

这男子中等个儿，有着健康的肤色。略瘦的身材显得人很是精明。特别是那双眼睛深邃而明亮，瞳孔中闪着异样的光芒。挺直的鼻梁把他整个人的高度都提升起来。他的年龄与安静不相上下，神情庄重而沉稳，让人感觉是一个成熟稳重的人。

看到两人这般相同的需求，他首先将那只举着的手恢复到原位。“对不起。”他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听。

“啊，我……”安静不知所措。

售货员微笑着走过来，站在两人之间。“先生，您是要给您太太买这件风衣吗？”

“是的。啊不……”原本答完了售货员问话的他，看到那位小姐误会地将手指向安静，便急忙否认。“我是想给我新婚妻子买这件衣服。但这位女士我不认识。”说完，他便转过脸来，说：“您也看好这件衣服了？”

“是的。”安静点点头，心里却想，谁不是新婚妻子啊。

“啊。原来你们不认识。对不起，我刚才以为……”售货员抱歉地冲着他们点点头。“可还是对不起，这衣服只有这一件了。你们……”

“那就让给她吧。”这男子立刻反应过来，他的一只胳膊伸出来，一副恭敬、谦让的样子。而后又绅士地朝着安静点点头。

安静：“不，还是让给你吧。我再到别处转转。”

“不不。还是你买吧。”

“我看你们还是好好商量一下吧。”售货员善意地说。

“你卖给他吧。一个男同志买这样的衣服回去送给新婚妻子，她一定会很高兴。我是给自己买衣服，还会有更多的选择。”说完，安静便毅然离开那模特。身后传来那男子的一声道谢，但她丝毫没有感觉到谦让的喜悦。

经历了这件小事，安静更觉得索然无味。心里想着去观光上海的那几个景点，但还是决定等阿贤回来一起去。所以，她离开商场便径直朝酒店走去。路上遇见一家书店，她顺便买了一本言情小说。

回到房间，安静才发觉今天还没有吃饭。肚子真的有些饿了，身边也没有可以充饥的东西。索性躺在床上，翻起小说来。不知是这几日的疲劳，还是小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不知不觉中，她抱着小说睡着了。

一阵敲门声过后，阿贤手提着皮箱走了进来。只见他兴奋得一下子把那皮箱抛到了空中，冲着惊喜过望的安静喊道：“让那谈判见鬼去吧。亲爱的，你看我像不像从天而降！”

“阿贤，你回来啦？你是没赶上飞机，还是不舍得离开我？真是太好了！”她从床上一下子跳了起来，朝着阿贤扑了过去。“阿贤……”

没等他们拥抱在一起，安静便从梦中醒了过来。

想到身负重任、远渡重洋的阿贤，想到独自一人等待蜜月的继续，安静不禁有些伤感，继而流起了眼泪。这个梦也真是的，就让我与阿贤拥抱过后再醒来多好。她在心里这样埋怨道。

原本离晚饭的时间还早，但经过了这一觉，刚好是开饭时间。这时饥饿的肚子在不停地向她抗议。她不敢怠慢，朝着酒店餐厅直奔而去。

三楼的自助餐厅里摆着各色菜肴，像接受检阅的士兵，一字排在长长的餐台上。她匆匆挑了几样素菜，便找了个角落坐下来，开始了反饥饿的行动。

“请问这儿有人吗？”刚吃了几口，便听到一位男子的声音在身边响起。

“没人。坐吧。”说着，她抬起头来。

“是你？！”看到对方的脸，他们同时惊叫起来。

那位在商场里与自己有着同样欣赏眼光的男子又出现在她的面前。

“真巧啊。你也住在这家酒店？”他双手端着餐盘，直愣愣地看着她。

“是的。”她挪了挪椅子，冲着身边那唯一的一个空位道：“快坐下吧。”

他像是刚刚缓过神来，“谢谢。”便听话地在她身边坐了下来。看到面前这两个餐盘里的食物，除了数量上有些差别之外，饭菜的品种竟也惊人的一致。

“你也喜欢吃这几样菜？”刚刚入座的他这样笑着说。

“是的。”她喝了一口粥。

“真的是很巧。你也住在这家酒店。你住在几楼？”他边吃边问。

“六楼。六零六。”她说。

“我住在八楼。八零五。”

安静心里想，再巧他也不会住在六零六了。

“我叫沈金默。沈阳的沈，金子的金，沉默的默。我名字的意思就是那句话……沉默是金。我是金水市人，出差到这里。你呢？”他稍稍歪了下头，问。

“我叫安静。安静的安，安静的静。凡是需要制止嘈杂的环境时，大都需要使用我的名字。金水市人。纯粹的私人旅行。”她按捺住又一次的惊讶，回答他说。

“真的？这么巧，你也是金水人。这可真是他乡遇故知啊。不，不对。”他显得有些激动。“应该是老乡见老乡呢。”说着，像是为了证实这份欣喜存在的真实性，他喝了一大口粥。“你到上海来干什么？私人旅游？”

“我……”她迟疑了一下，“度蜜月。”

“啊。新婚之旅，享不尽的幸福和浪漫吧。我上个月刚刚度过。”沈金默的脸上流露出得意之色。“可我怎么没有看到你的蜜月伴侣啊？”看着形单影只的安静，他又好奇地问。

“公司有件重要的事情需要他去办理。所以……”

“所以就把你一个人放在了这里。”

安静感觉他用了“放”这个字眼，显得有些调皮，但也很是亲切。

“看来，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否则，是绝对不会把这么漂亮的新娘丢下不管的。”他笑着，往嘴里塞了一口菜。“你是在这里等他回来吗？”

安静点点头。想到颇于疲惫的阿贤，此刻还在遥远旅途的飞机之上颠簸，心中不免生出几多担忧与牵挂。

沈金默正像他的名字一样，是个言语不多的人。两个人做完了自我介绍，便低头吃起饭来。只有偶尔的几句交流。

“谢谢你，把那件衣服让给了我。”在电梯门口告别时，他这样对她说。

“不客气。”安静摇摇头。“再见。”他们就这样结束了一天当中第二次的相遇。

原本想好好地睡上一觉，把这几日的疲劳赶走。可睡了没有多久，安静

便被肚子里那一阵一阵的剧痛扰醒。食物中毒，她首先想到了这个常见的疾病。

安静来不及多想，挣扎着坐起来，步履艰难地挪进卫生间。晚上吃下去的那点食物，在她的肚子里经过了翻江倒海般的搅拌，便开始了一轮又一轮剧烈地呕吐。没吐多久，她便看到了近似黄色和绿色的东西。她不知道那是胆汁，还是胃液。她觉得再这样下去，她的五脏六腑都会被吐出来。她想喝口水，以遏制这疯狂的呕吐。但她没有办法离开，也无法停止这样的倾吐。她的肚子也不甘寂寞，那里面像是有千军万马在挥刀厮杀，伴随着那一阵阵钻心的疼痛，她又上演了一遍又一遍的排泄。经过如此这般的折腾过后，安静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来人，救救我。”她忍着肝肠寸断的痛，有气无力地呻吟着。恐怖在她的心中滋生、蔓延。她试图想要爬到枕边，拿起手机向外发出求救的讯号。

但又一阵的呕吐，仿佛要将她的血液倾泻出来。她的两只手狠狠地按住腹部，只恨不能把手臂伸进腹中，把不断痉挛的肠子和疯狂的胃掏空。汗像是要配合她的痛苦，如泪水一般往外涌。这样又过了一阵，她感到连呻吟的力气也耗尽了。如果阿贤此刻在我的身边多好啊。他不会让我这般无助地忍受如此的痛苦，不会让我经历这般长久的挣扎与折磨。她心里这样想。那么，今晚孤独的我，将在这样的状况下度过吗？我能坚持下去吗？明天的我会是怎样？食物中毒会危及我的生命吗？

“阿贤，阿贤……”她的呻吟变成了绝望的哀泣。她开始浑身发抖，眼前的一切也开始模糊。

她不知在那小屋里待了多久，只是模糊记得有人闯了进来。那一刻，她像是接收到了希望的信号，放心地闭上了眼睛。

当安静苏醒过来时，发觉自己已经躺在医院里，酒店大堂经理正惶恐不安地站在她面前。

“安小姐，您醒了。太好了。我代表我们酒店向您表示万分歉意。由于我们工作的疏忽，导致了这次事故的发生。给您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一定的伤害，我及我们酒店将承担全部责任。目前，请您安心养病，我们会处理好这件事情。请您放心。”

安静无力地摇了摇头，“请问你们是怎么知道我得病了？是谁把我送到医院来的？”

“是八楼八零五房的沈先生先发的病。120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后，他通知我们说，晚上六零六的房客和他吃的是同样的饭菜，所以让我们赶紧去看看你。当我们赶到你的房间时，你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了。幸亏这位沈先生

的提醒。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谢谢。”此刻，安静无力说出更多庆幸的话，但她从心里由衷地感激沈金默。

大堂经理又说了一些安慰的话，之后便离开病房。这一天，护士和药水陪伴着安静，使她这病弱的虚体没有太多的想法。

第二天，酒店送来了特殊的病号饭。为了能早日恢复体力，安静强迫自己吃了下去。

“再吃点吧，这对身体有好处。”负责照顾她的那位酒店女服务员这样尽心尽责地劝解她。

“我已经饱了。谢谢。”安静摆摆手。

“那你感觉好些了吗？”

看到她急切的样子，安静觉得自己吃下去的不是平常的饭菜，而是她祖传的灵丹妙药。

“确实好多了。”安静说。等到稍好些，就去看一下沈金默，向他表示我的谢意。她在心中这样想到。

但没等她去看他，他便抢先一步来到她的床前。

“安静。你好些了吗？”他用略微苍白的病容对着她，话语中充满了关爱。

“好多了。”她感激地望着他。“只是我现在有些发愁。”

“愁什么？”他在床边坐下来。

“因为，我不知道该怎样来感谢你。是你救了我这条性命。”她真诚地说。

“哪有这么严重。”他轻松地摇摇头。“只不过我们一同吃下了那些变质的菜，而当时谁也没有发觉罢了。这也算是一种巧合，让我们同甘共苦吧。所以，没什么感激可言。”

安静淡淡一笑。“不过，现在回想一下，还真是有些后怕呢。”

“是啊。这次一共病倒了八个人呢。只有我们两人最严重。好了，不说这些了。你也不要再想了，一切都过去了。”他说：“你的脸色很不好看。对不起，我不是说你不漂亮。”看到她露出了笑容，他便接着说：“看来你的体质比我差多了，安心休养几天吧。”

“是的。我感觉浑身无力，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她问。

“我身体好，过了那一阵以后，体力恢复很快。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就准备出院，离开上海了。”说完他压低了声音道：“酒店老板更希望我们赶紧出院呢。我们的费用全是他们支付的。他们很怕我们提出更多的要求。”

安静摇摇头。“我现在还没有这些想法。只想快些好起来，快些离开医院。”

沈金默：“是的。只要他们今后注意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才是最

重要的。”

“你是今天就要走了吗？”也许是因为对于他的救助无以回报的缘故。听到他要离开，安静深感失落。

“是啊。我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办。耽误不起呀。”他郑重地回答。

“要是我的阿贤在这里就好了。”她可怜兮兮地小声嘟哝道。

也许安静的这句话触动了他的某根神经，使他动了恻隐之心。那天，沈金默没有离开，在医院里又陪了她一整天。还让人到酒店把她的手机拿了来。这让安静感觉到了他的那份细心与关爱。

也许是因为有了他的陪伴，安静感到身体恢复的速度也在大大地增快。

那天他们来到医院的小花园里散步，太阳暖暖地照在身上，十分惬意。

沈金默：“安静，这两天我一直在脑子里想，你老公是个什么样的人。”

安静：“为什么要想这个？”

沈金默：“虽然我想象不出他的样子，但我能想象得到他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人。因为他娶了你。”

安静头一歪，道：“可你并不了解我啊。我们只是邂逅。”

沈金默认真地：“但我能感觉得到，你是个很好的女人。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妻子。”

“此话从何说起？”安静不无疑惑地问。

沈金默认真地回答：“在我们同时看好那件衣服的时候，你主动让给了我。我看得出来，你也很喜欢那衣服。我知道，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除了感情以外，衣服对于她们来说就是第二重要的东西。但你却把它让给了我。除了让我感觉到你良好的修养外，就是你这个人的通情达理，善于体谅别人。女孩子做到这一点尤为不易。按常理来说，是我这个大男人应该把衣服让给你的。你的大度倒显得我有些不近人情了。”

“没有。”安静摇摇头。“只是听说你是为新婚妻子买的，我才忍痛割爱的。否则我也会当仁不让。”

“所以说，你的通情达理就在于此。你愿意为别人着想，这让我感到难能可贵。要知道现在的人是很自私的，更何况对待一个不相识的人呢。这一点你却能做到，可见你的与众不同。”

安静感到沈金默很会说话，也有恭维自己的意思。但她并没有往心里去。便继续道：“你说的对。我很喜欢那件衣服。说实话，让给了你以后，我还真是有点后悔。但那只不过是一件衣服，有也可，无也罢。对于一个人的生活无足轻重。所以也就放开了。”

沈金默：“那么，你认为在你的生活里，什么是最重要的？”

安静不假思索地：“当然是情感最重要了。人活一辈子，如果没有一份真挚的感情，那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她说着话，便想到了新婚的丈夫。想到孟成贤远在国外，为工作、为他们的未来在努力拼搏，而自己却在这里与一位陌路相逢的男人漫步于花前月下，心中不免有些愧疚。她突然感到这样做对阿贤很不公平。如果阿贤看到或知道她与他在一起，哪怕是没有任何杂念的相处，他能心甘情愿吗？她知道阿贤是个大度的人，但他爱她，爱得很深。爱是自私的，是不允许掺杂任何瑕疵的。所以她断定阿贤肯定会不高兴。想到这，她便有了与他分开的念头。

沈金默并不了解她此刻的心理变化。他接着问：“情感包括的内容太多，我不知道你说的情感指的是哪个方面。但我能猜到，你所说的真挚的感情一定是指男女之间的爱情。对吧？”

“当然。这对于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只要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都会看重这个问题。难道你不这样看吗？”安静说着话，便转身往回走。

沈金默跟在她身后，“男人和女人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永远也无法一致。”听到这话，安静停下脚步，使劲地看了他一眼。

沈金默连忙解释道：“我并不是说男人不看重爱情。只是说男人不会总是把男女情感放在第一位。他们会因为事业和社会交往的缘故，把情感分成若干个阶段。在某个阶段时，某种情感最重要。”

“此话怎讲？”原本想要离开的安静，此刻对他的话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她停下脚步，站在那里，等待着他的下文。

沈金默不慌不忙地走到她的前面。“一般来讲，恋爱中的男人是以爱情为主的。他们每天都在为取悦恋爱对象做着这样那样的努力，而又是那么的心甘情愿，任劳任怨。他们会把体内最大的耐心挖掘出来，去做一些连他们自己都无法想象的事情。等到回过头来，他们最不敢相信的是，自己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耐心？可一旦结了婚，他们的重心很快就会转移到事业或者朋友那里去。”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男人的善变吗？”安静质疑地看着沈金默。

“这不叫善变，只是生活的需要。恋爱时期需要他那样付出，他就那样去做。事业需要他面对社会，他就要沉到社会里去打拼。这种变化是正常的，也是合情合理的，并不是你们女人所说的那种变化。”

安静低头想了想，还是觉得不能接受。“一个人爱一个人，就应该用心一辈子对待。而不应该像你所说的这样，还要分阶段。”

“这是必然规律。就拿你们女人来说，感情也是分阶段的。”

安静立即反对：“不。我们女人绝对不是这样。我们女人一旦爱上了那个

男人，就会爱他一辈子。绝不会分几个阶段去爱。”

看到安静这般认真的样子，沈金默淡淡一笑。“你听我说，我周围的人当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你乍一听觉得不可能。其实不然。比方说女人有了孩子，她们生活的重心一下子就会从老公身上转移到孩子身上。当然你我都还没有这种经历，所以还体会不到。”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体会到的，就是男人情感的转换了？”安静的话里有了些嘲讽的意思。“比方说现在，你已经结过婚了，那么你的感情也到转换的时期了？”

“是的。你的老公也不会例外。”

安静很不喜欢听到这句话，她皱了皱眉头。

沈金默接着说：“这种位置的转换是正常的。它与移情别恋、感情出轨是两回事。”

这就是婚后的女人常常感觉到的失落吧。安静想了想离她而去的阿贤，又想了想独自留在这里的自己，还是不能接受这种变化。也许爱我的阿贤会与众不同，永远以我为中心，永远把我当作他心中的最重呢。想到这，她的心情又好了起来。是的，我不希望他移情别恋，哪怕是事业与工作呢。当然我也不会像沈金默说的那样，即使有了孩子，阿贤也还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中心。因此，她对今后的生活便有了十足的信心。“我想回病房了。”她说。

听到她突然说出这话，沈金默担心自己出言不逊，便看了安静一眼。

安静神情淡然地：“我有点累了。再说我忘记带手机，我要等老公的电话。”

沈金默这才放心而又理解地点点头。“回去吧，还是需要好好休息的。”于是，他们在她的病房前道了别。

晚饭前，安静终于等到了孟成贤的电话。

孟成贤：“亲爱的，在干什么呢？”

“老公，我在想你呢。怎么才来电话啊。路上还顺利吗？”安静兴奋地握着手机，忘记了尚存的病痛。

“是的。顺利到达，先给你报个平安。我们的时间很紧张，现在开始准备谈判的方案。就不跟你多说了。”

“好了。亲爱的，你忙吧。祝你顺利成功。”

安静挂上电话，看了一下手机上显示的通话时间，只有短短的30秒。在他们新婚离别两天后，连一分钟说话的时间也没有，这让她不免有些伤感。但她知道他是想她的，甚至比她想他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现在需要她的理解与支持。而她现在最应该做的是把身体养好，等着他的胜利归来。

因此，晚饭过后她谢绝了沈金默出去散步的邀请，早早地睡下了。